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
第三五九回 訊家屬追究行蹤 緝強梁購覓眼線

話說胡縣令見溫球逃脫，不知去向，急得沒法，只得將他的家小一並拿入縣衙，莊房封鎖起來，候緝到正凶，再行發落。次日即提出梁世和一家四口，又將梁玉貞並捉拿的原差，由桃源縣親身押解淮安，聽候審問。不日已到，將一千人犯，先行寄入山陽縣監。然後，計全、何路通見了施公，將上項的事稟了一遍。施公點頭。接著桃源縣胡維世也來稟見。施公當即傳見。胡維世給施公行了禮，站立一旁。施公命他坐下，當下問道：「溫球控告梁世和通同大盜一案，貴縣可曾訪查明白，究竟有無證據呢？」胡縣令道：「卑職該死。總是卑職一時糊塗，致屈好人下獄。」施公道：「貴縣既為朝廷命官，本縣境內出此等強徒惡霸，應該早為懲辦，除暴安良。即使力有未逮，也應該申詳大府，並力合拿，才是道理。為什麼通同作弊，誣害良民，但聽一面之詞，便誣害他一家五口。這是有人告到本部堂這裡；倘若無人出首，這梁氏一家五口，就屈死貴縣手裡了。」

現在溫球又復逃脫，貴縣一定知他的蹤跡。仍煩貴縣□日內，將溫球獲到，本部堂或看貴縣一官非易，從輕懲處。倘再怙惡不悛，袒護惡霸，本部堂斷不輕恕。那時，貴縣可不要怨本部堂鐵面無私！姑候明日訊明原、被告人等，貴縣便請回衙，趕緊緝獲溫球到案。」胡縣令聽了這話，哪敢強辯？只得請了安，告退出去。

次日施公升堂，先傳原告陳仁壽問了一遍，即將梁世和夫婦父子提來。梁世和夫婦跪在下面，又將前情申訴了一遍。施公又命將梁玉貞帶上。玉貞跪下，先磕了一個頭。施公問道：「陳仁壽是你何人？」玉貞道：「是小女子表兄。自幼經父母憑媒說合許字，尚未過門。」施公道：「溫球將你搶去，你曾被逼過嗎？」玉貞道：「小女子也曾被逼兩次，後因小女子驚嚇成疾；又虧溫家一個姓劉的老僕婦，多方防護，所幸小女子未被污。」施公道：「這還是你的造化。但是溫球究竟為著何事，誣害你父母兄弟？可知道麼？」梁玉貞又將前情申訴一遍。施公命她退下去，帶桃源縣原差。下面答應，將兩原差帶上。施公問道：「你是去捉梁世和一家四口的麼？」那原差道：「是小的奉了縣太爺之命去捉的。」施公道：「你兩個喚作什麼名字？」

兩個原差回道：「小的名喚吳能。」「小的名喚張淦。」施公又問道：「你等前去梁家的時節，可曾見有強盜在他家麼？」吳能道：「小的未曾看見。」又問張淦道：「你曾看見嗎？」張淦道：「小的也未曾看見。」施公又問道：「可拿著他真憑實據麼？」

原差道：「也不曾拿著。」施公道：「你等說不曾見他家窩留大盜，又不曾拿著實據，你等怎麼就將梁世和一家四口拿去呢？」

吳能道：「小的這日在班房閒坐，忽見溫大爺家有個小使喚作釵子，來喚小的趕緊前去；說是他家大爺有要緊的話說。小的不知何事，就隨著釵子去了。到了溫家寨，溫大爺就向小的說道：『你們這兩個月內，鬧的盜案是不少了，一件皆不曾破案。』

老實告訴你，現在梁世和家窩藏大盜。說不定這些案內，就有他家窩藏的人。你只須將梁世和一家拿到縣裡，請官嚴訊一堂，就可以明白了。」小的聽說，便問他道：「溫大爺，你老如何知道呢？」溫大爺說的是他親眼看見：某日有個山西人，實在形跡可疑，在他家住了兩日才走的。小的聽說，就回去稟知。本官聽了這話，當時就加差張淦同小的一同前去梁家，將世和夫婦父子四人，一並解到縣裡。經本官訊了一堂。怎奈梁世和堅不承認。本官只得監禁，以待復訊，徹底根究。哪知他竟是個好人？那溫球竟是個萬惡奸刁的賊子！不但小的為他所累，連本縣太爺也因他受累不淺了。」施公道：「你曾得溫球賄賂麼？」

吳能道：「委實不敢受賄。」施公聽說，忽將驚堂木一拍，怒聲喝道：「爾等還敢隱瞞？本部堂早已訪知其事。若不用刑，你等如何肯招？拖下去從重拷打！」手下一聲答應，將吳能、張淦兩人拖翻，重重的打了四□大板。施公喝叫：「住了！本部堂問你，究竟受了多少賄賂？」張淦被打不過，只得招道：「溫球先送了二□兩銀子，叫吳能將這件事辦妥，隨後再為酬謝。吳能嫌少，溫球又加了□兩，共計三□兩。分小的五兩，他得二□五兩。當由吳能進去稟明瞭本官，立刻就同小的前去捉拿了。」施公聽說，又喝令將吳能打了四□，吳能受打不過，也只得一一招出。

施公又命提溫球妻子周氏。溫周氏提到，跪在下面。施公問道：「爾夫誣害良民，搶劫婦女，平時強霸一方，你可知道麼？」周氏道：「小婦人也曾勸過幾次，怎奈丈夫總不相信。」

前者誣害梁世和，小婦人實在毫無知覺，就是梁玉貞被丈夫搶回，小婦人也不知道。求大人明察。」施公道：「你果實不知？」

本部堂問你，怎麼膽敢將你丈夫放走呢？」周氏道：「大人的明鑒。若謂小婦人暗地將丈夫放走，這可實在冤枉了。那時小婦人已嚇得幾乎要死，自身還愁保不住，何暇再顧及丈夫？後來大人派去那兩位老爺，追問小婦人的丈夫所在，小婦人還指著他去尋。怎奈沒有尋出，那兩位老爺又再三逼問，小婦人被逼不過，只得隨口應道是逃走了，其實真不曉得。」施公聽了忽道：「好個刁婦！你在莊上已經對本部堂委員說過，你丈夫是趁胡知縣暫離爾莊上那個時節逃走的。爾現在說『實不知道』，足見平時助夫為虐！拖下去先給他掌嘴四□，問她可招也不招？」

如若不招，再給她拶起來問。」手下答應一聲，即刻將周氏扭轉面孔，一五一□打了四□。只打得周氏哭叫連天，哀哀求道：「小婦人願招！」施公命手下住了，便又問道：「你丈夫究竟逃往何處？你可快快從實招來。再若有半字虛言，定即拶起再問！」

周氏道：「丈夫逃往何方，小婦人委實不知真切。但知丈夫從前有個習武藝的師父，是個和尚，在什麼聚夾峰。或者此次就逃往他師父那裡，也未可料。這就是小婦人真實口供，其餘就將小婦人拶死了，也不知道。」施公聽說，便問黃天霸道：「你可知道這聚夾峰在什麼地方？」天霸回稱：「不知。」施公也不追問，又將胡知縣傳上堂來，將各人的口供，先與他看了一回。

胡縣令已嚇得魂不附體。施公便予了限期，著他購線在限內緝獲溫球到案。如逾限未獲，定即一並嚴加處治。又令梁世和等，安分守業。吳能、張淦及溫周氏，一並著桃源縣帶回監禁，候再提訊。胡縣令唯唯退下。施公亦退堂。不知如何捉拿溫球，且看下回分解。